

新善本采访工作思路

吴 密

新善本属于国家图书馆较具特色的专藏文献，这一概念由国家图书馆前辈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早在上世纪战火纷飞的 30-40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就已经开始着重收藏革命文献和抗战文献。建国后首任馆长冯仲云十分重视革命文献和名人手稿的征集工作，正式引入了“新善本”的概念，并责成冯宝琳先生创建新善本手稿特藏库。当时采纳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先生提出的三个入藏条件：即需具有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或据其一择选，但要着重在稀有罕见上。国家图书馆新善本的征集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革命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上面，几代图书馆人经过数十载不间断的征集，使国家图书馆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革命历史文献专藏。截至目前为止，我馆所藏新善本（不包括手稿）已达到 12000 余种近 18000 册/件，涵盖了中图分类法 22 个大类中的 17 类藏品，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和传世稀少的孤本。

近几年，在各级领导和同仁的关心帮助下，特别是社会各界人士给予的支持和理解，新善本的采访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新善本藏书来源最开始主要通过单位调拨、本馆择选、接受捐赠及采购等途径建立。目前的采访方式主要为接受捐赠、私人转让和拍卖三种途径。捐赠方面，近年尤



美籍华人收藏家陈灿培夫妇向国家图书馆捐献

以海外捐赠比较突出。美籍爱国华侨陈灿培先生是知名的飞虎队文物收藏家，长期致力于搜集美国飞虎队历史文献和文物、日军侵华史料等海外文献，并曾向国内多家博物馆捐赠其藏品。2012 年以来，陈灿培夫妇先后四次向国家图书馆捐赠名人信札、历史照片、舆图、华侨文献、民国书刊、二战历史日文献等四百余种近三千册件。陈灿培先生还广为宣传，积极联系，促成了美籍华人阮益谦夫妇，以及“首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资料和相关书籍的捐赠入藏图书馆。旅美华人

招思虹女士也多次向我馆捐赠海外文献，积极促成了李汉魂、陈拱北、魏进发等海外华人华侨向我馆捐赠文献。

海外文献的回归非常不易，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陈灿培夫妇每次来大陆，都会携带几大箱苦心搜集的文献和文物，辗转于国内多个城市之间。陈先生有一次因搬运行礼而扭伤了腰，陈太太则在一次活动中，不慎跌倒而骨折。尽管如此艰难，他们仍然非常乐观开朗，不求回报，多次表示家中还有大量文献，欢迎我们去他家中提取。招思虹女士每次回国也是单枪匹马，携大件行礼，只为给它们找到最为合适的归宿。他们的无私捐助，令人感佩。近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等，无不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海外公私藏书机构存有大量国内未见或稀见的民国时期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及民间团体的文献资料，以及海外华人刊布的中文资料。今后我们应该继续与海外建立良好关系，简化程序，或者制定相应的采访规程。有机会的话走出去，拓宽采访渠道，促进海外文献的回归。

除了接受捐赠之外，新善本采访最为常规的手段就是直接购藏，这里面涉及到文献的价格问题。新善本的价格是由其供求关系决定。此类文献产生距离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由于近代历史战争动乱频仍，官方厉行查禁，纸张制造工艺存在先天不足，加上保护意识不强，一些新善本的稀少程度并不亚于古籍善本。国内大量图书馆和文博单位都有购藏需求，一些正在新建的博物馆、纪念馆更是需要大量文献和实物充实馆藏。国内还有大量藏家热衷于收藏革命文献和稀见民国文献。正是由于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公私藏家的旺盛需求，使得新善本价格持续高企。文献采访的方式也在更新，在参加古籍善本拍卖会之前，图书馆与一般直接从全国各古旧书店购书。现在拍卖市场火爆，拍卖文献轮番竞逐，价高者得，加上佣金，购书成本自然也就高了。

新善本购藏一般通过私人转让和参加拍卖两种方式进行。私人转让较为灵活，有充分的时间沟通，做好前期调研工作，价格也较拍卖市场略低，大量的精品文献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征集而来。如近年采访到的伪装本，这些革命书刊当年受到政府当局的查禁，不得不以伪装的形式出版发行，装帧形式独特，其内容多为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的论著或者重要历史事件的言论汇刊，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还有一些稿本、油印本、石印本、签名本、编号本等，可遇而不可求，如果价格合理，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一些党内秘密文件、重要文献的初版本、报刊的

创刊号等也应重点关注。国图馆藏宏富，要找到我馆缺藏，且符合新善本采访标准的征集线索并非易事，大多数往往是一次性的买卖。还有些藏家将自己经年累月积收藏的文献转让给国家图书馆，不完全是金钱利益所系，他们看重的是国家图书馆这样的公益性藏书机构，乐见自己精心收藏、把玩不舍的文献集中收藏于国家书库。对于家藏丰富，熟谙新善本的藏家，我们应该建立好长期的合作关系。

近年海外文献购藏也有所斩获，招思虹女士往返于美国和中国大陆，不仅捐赠文献，还热心提供征集线索，居中斡旋，积极促成了《中华民国公报》、保皇会早期文献及中国宪政党相关文献的入藏。一些海外藏家在拍卖之前也愿意将自己的藏品优先转让国家图书馆，不过在现有采访程序下，海外文献的征集会遇到一些诸如文物入境手续办理、接洽、合同签署及付款等新的问题。

参加拍卖会是古籍馆文献采访的重要渠道。就新善本而言，各大拍卖公司文献拍卖会大都有新善本类文献现身，中国书店就经常设有“近现代书刊资料专场”。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逢标志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各拍卖公司会精心策划相关板块，或设立专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市场上涌现了大量抗战文献。泰和嘉成即设有“2015 年泰和嘉成革命文物暨抗战史料拍卖会”专场，中国书店第 70 期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辟有“红色期刊”板块。文献拍卖会是一个大的交易平台，汇聚了国内外各路藏家的藏品，不乏精品文献，也是文献市场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应当优先补充我馆缺藏文献，适当采选重要文献的不同版本，避开过分炒作的题材，不盲目追高，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藏品则又要敢于应价。由于经费有限，目前我们参加的拍卖主要局限在京津一带，而且往往上半年采访，下半年编目这样的状态，这样当然会错失一些好的机会，比如今年下半年抗战题材的拍卖我们就只能作壁上观。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互联网交易日益活跃和成熟，古旧书籍的网络交易也成为我们重要渠道。以全球最大的中文旧书网上交易平台孔夫子网为例，这是广大藏家最为看重的网络交易平台，上面不乏性价比高的文献，网上交易只需要轻点鼠标，数秒之间完成定货和付款，许多藏家长期关注平台，往往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好的东西。对我们而言，网上交易比较零碎，无法按照现有的采访程序操作，无法参与其中，实在是一大遗憾。

国家图书馆自建立新善本特藏以来，侧重于革命历史文献的收藏与保护。“新

善本”和“革命历史文献”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的范畴显然较后者为大。业界近年对新善本的界定和采选标准有过一些讨论，对新善本突出政治性，过分注重革命文献和进步文献，从而淡化了对其他文献的收藏与保护有所反思，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新善本采访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民国时期是我国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这期间出版的书籍超过十万种，国家图书馆藏有民国时期文献就超过 88 万册，民国文献保护向为一业界难题，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诸多因素制约下，优先重点考虑革命文献，实在是现实状况使然。当然，我们热切期望各方面条件更加成熟，不仅有条件加强和完善新善本馆藏建设，而且能够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全面性的普查和保护工作。

